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部郎中禮部武選司主事薛應旂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 辛巳一年

高宗二十一

紹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食帝在鎮

江府尋幸建康命鄭樵以所著通志進樵尋卒樵字

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

居夾漈山謝絕人事經旨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

方書皆有論辨嘗召對敷陳古學授迪功郎禮部架

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二十一

閣御史葉好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因著通志又

為編修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又坐言者寢其事樵

之學大抵博而寡要平生其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

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四川宣撫使吳玠使大將姚

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

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

宋紱者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

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顧茲全蜀久賴撫綏

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

周愛民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

學問駁雜 必無出處

王之望  
平礫祿其  
言亦難信  
而宋綬或  
未可全非

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效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綬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固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去年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旣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二十

二

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旣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

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夤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可教則一覽付火之望讀之大駭乃荅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數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之望取辦可也至于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越月然則解嚴未可期

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歛於民乃所以爲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畧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

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三十一

四

之故乎士卒不宥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歿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塚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塚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塚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

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宜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也。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

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二十

五

引二千八百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

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舉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負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語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綬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時金主亮歿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

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二十一

六

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有齊州歷城人辛弃疾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人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遇京京以爲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弃疾與之遊義端亦聚衆千餘弃疾說仲繇京義端一夕竊印奔金京怒欲殺弃疾弃疾急追獲之斬其首以歸京益壯之令奉表歸宋帝見大悅授以天平節度掌書記持節召京金主雍下令散

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

月戊戌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初允文還朝帝慰

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癸卯帝發建康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詔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權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寢帝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非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矣不從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給事中金安節言廬之合肥和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二十

七

之濡須皆咎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弃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 丁未劉錡卒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以父功補官歷大尉威武節度使至是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忱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校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道錡名生以

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金以張浩爲尚書令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徃徃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 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癸未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

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鷄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高宗二十

八

鎮戎軍遂復大散關辛卯楊椿罷 辛弃疾至山東

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以降金弃疾還至海州與

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

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逕趨金營即帳

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弃疾江淮判官弃疾

時年二十三 吳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

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旣得復失竟無成功仲

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

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

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

嚴忠

張闡

洪邁父子  
使命

將徃督師先僻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埧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夏四月戊寅以汪澈參知政事戊子金高忠

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通鑑卷八十一宋紀高宗十一九

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旣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闔門見圖書

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辛

亥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闔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眾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高宗二十一年 十

寶以聞 五月辛亥鎮江都統張子蓋率兵救海州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歿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魏勝等繼之。殊歿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王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歸田里特末哥及其妻高氏伏誅 甲子立建王瑋為皇

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

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昶。六月庚午。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鄜延一路。藜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詔集議。子解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高宗三十一

十一

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爲王夫人。乙亥。朱倬罷。是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又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于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揆

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庚辰詔五日一朝德壽宮。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知客也。

甲申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岳廟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二十

十二

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監司侍宰  
執臺諫則  
虐民無已

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  
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  
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乙未晦金人屠原州

秋七月癸卯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  
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  
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  
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  
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  
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  
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  
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十 十三

浚浩隙  
浩不終

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  
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  
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  
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  
成功。 戊申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

八月己巳。以史浩參知政事。丁亥。班寬恤事十八  
條。戊子。追復李光官。趙鼎。范冲。並還恩數。庚寅。以生  
日爲會慶節。 九月丁酉。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  
可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

收公襲之朝廷。遂欲奔三路。震允文上言。恢復莫先

詔允文舉

金謀衍  
僕散  
忠義  
紇石烈  
志寧

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入可戰。且以笏畫地。陳弃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故遼人移刺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爲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遇于長樂窩斡大敗。率衆西走。謀衍復追敗于霽霖河。窩斡去攻懿州。金師久無功。僕散忠義自請行。乃以爲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陷泉大敗之。窩斡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斡。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札八不服。每爲邊患。金人苦之。冬十月己巳。葉義問罷。戊子。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十二月乙丑。詔宰相復兼樞

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十

十四

密使丙寅詔吳玠班師。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玠新

班師奏檜  
良生思退  
未退也

出處

程元

翼何

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弃三路遂詔璘班師。胡憲卒。憲字原仲。右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誰定。又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高宗十 十五

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出。太守魏玪入里致詔。且爲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諸生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岳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摧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

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

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

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歎不恨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

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

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

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

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方憲

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譁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

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詩以歌之人始

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

通鑑卷八十

宋紀

高宗三十一

六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上極盡先意承志之道

時訪求珍異以供娛悅會將舉慶典有北賈攜通天

犀帶因左璫以進于內帶十三鈐鈐皆正透有一壽

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卮之

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傷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

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

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

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璫之巧

中類如此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

劉子翬

馮方

查籥

李浩

宋元通鑑卷八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一 癸未一年

孝宗一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

黃中復

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

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

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置武舉十科以胡銓為祕書少監銓論史官失職者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考宗一

一

史

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

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

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

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

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

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 庚子以史浩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

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

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

張栻

栻建康以勅中願之心用師淮濡以為吳隣聲援

孝宗力志  
恢復何任  
只為政府  
失人

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

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

少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

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

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

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丁巳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

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二

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

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于是秦

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爲兵部員外

郎齋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

封王世襲 已卯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癸未黃祖舜罷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行

在 三月壬辰劾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

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

言見及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

盱眙泗濠

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  
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  
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 癸巳以  
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  
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  
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  
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  
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渡江以後直言  
之臣稱次膺爲首 張燾罷庚子以龍大淵知閣門  
事曾覲同知閣門事未幾並罷 是月詔求遺逸濠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三

浩此一事  
稍可

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劉蘊古聞而  
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未粗間陳康伯  
張燾辛次膺咸是之史浩獨不可曰是必奸人來爲  
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  
手反國耳康伯等襍然謂逆詐浩命吏召之曰俟其  
來當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乃至浩迎謂曰昔  
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  
得萬鳥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在朝諸臣皆可欺意得  
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吾意無他此萬人家口  
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

幸成猶不可知耳。浩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眷屬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愒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悚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廟議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浚奏改通判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誅。浩雖多誤國于此，亦有先識。初吳山有伍真祠，瞰闌闌，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謁祠，妄謂有心諾以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其言。」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是，浩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四

恐爲浩所  
沮然非休  
矣何不先  
去之而後  
出師

倖復辯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  
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  
其言乃議出師渡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  
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  
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侍御史  
王十朋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  
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之微  
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  
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  
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爲孝則一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一 五

呂祖謙

十八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呂祖謙五月甲辰李顯  
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  
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  
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  
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

十朋等雖復望其康張旋說意用兵若一夫之後恐陛下不得

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

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六

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丙午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趨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

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

宏淵使之也

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并招討使宏淵副之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乞加持重辛亥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賀天申節自是歲如之癸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亨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孝宗一

七

宏淵宜誅

下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顯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賊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

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備我兵不返恐

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

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

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

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

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

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六月庚申朔日食 癸

亥汪澈罷 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于金初宿師之

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

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一 八

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

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

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

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拭入奏事浚

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

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

骸骨帝覽奏謂拭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

上朕决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

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

以符離師貴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

請戊辰召虞允文以用使武口文重

請戊辰召虞允文以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蠹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劔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

出十朋  
罷次膺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一

九

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奸乞罷奉祠陞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爾

巳卯貶李顯忠筠州安置

甲申右

東義大夫王大寶論移牌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

不罷宏淵  
再貶顯忠  
有此舉動  
否

文爲湖北京西制置使癸巳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再貶李顯忠潭州安置 丙

申太白晝見經天 乙巳以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

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

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其賢不

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

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

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

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

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

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

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 八

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

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

督重權寘揚州歿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

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

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

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戊

揚州遂爲  
死地國勢  
如此

廣德乾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郡

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  
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  
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  
蔡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  
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  
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  
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  
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淪  
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  
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孝宗一

十一

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  
委信不聽張栻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曾見仲  
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  
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皇曰何如  
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  
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  
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  
上皇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歿之後  
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皇  
躬親蔬飯非時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

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皇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下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上皇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帝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之志主于安靜不忍違也冬

十月戊午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孝宗一

十三

曰四州地及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丙子

夏皇后

立賢妃夏氏爲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爲妃生鄧

王愔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

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閣中侍御郭妃

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協旣納女資墮居

貧乃歸客表之僧舍號夏翁而歿后訪得其弟執中

補閣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

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

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旣貴始從而學作大字頗

賢庶

夏執中

夏執中善騎射帝聞其材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

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辛巳召朱熹至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一

十三

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上爲之動容，次論今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于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于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非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

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十一月戊辰除朱熹爲武學博士尋與洪适論不合而歸已丑

盧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一

十四

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

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

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

大悔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

大淵副之許割弃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

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

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

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

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幾制變

釋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

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丙午張栻奏盧仲賢

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其官。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五

罷和議矣。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廷。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橐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

康伯更遑

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

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  
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  
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  
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悞國以邀美  
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  
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  
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  
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  
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  
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十一

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時與  
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婺州人陳亮以爲  
不可亮發解至京師因上中興論曰臣竊惟海內塗  
炭四十餘載矣赤子罄罄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  
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  
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  
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  
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  
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  
昨妖嬖廢之人事端不遠矣不於此時蚤爲之圖縱

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徂于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卷八十一

七

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

中將在外  
君命有所  
不受之令  
邊事一日  
未息不許  
一日罷兵  
諸將與之  
終始朝廷  
必不下詔  
班師此要  
言也何不  
及乎

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一

六

闔。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

人皆知有  
江淮知守  
江不如守  
淮公獨創  
齊秦荆襄  
之論似愈  
眼界豁然

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  
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  
有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  
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  
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  
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  
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間布大信不爭小利謹  
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  
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剝悍聽于農  
隙時講武藝襄陽旣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十九

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効力用聞足以  
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  
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  
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  
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  
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  
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  
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襍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  
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

一精間諜。明斥埃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知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堪其冒。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二十

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後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

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竒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畧曰。中興論唯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也。初亮才氣超邁。郡守周葵以國士竒之。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亮遂受而盡心焉。十二月。陳康伯罷。丁丑。以湯思退。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除胡銓爲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卒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卒爲中國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孝宗

三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二 甲申一年

孝宗二

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

書來 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

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

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

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舉即遣還邊事令元帥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一

府從宜措置 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

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

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

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

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

械未備人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

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

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

山東淮井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

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

陳敏

川蕭琦

龔茂良

思還計  
龔茂良  
張浚

陳良翰

周操

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

為險者皆積水為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

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

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非之來歸者日不

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

有謀欲令盡領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

益懼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

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

為靖康之疑浚深然之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

編管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二

言尹穉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

趙廓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

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

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

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

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

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入望所屬不

當使去國皆坐罷五月壬辰詔曰朕惟祖宗選用

將帥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

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應舊制應

以才畧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  
爲環衛官更不換授並令兼領。六月甲寅朝日食  
壬申命虞允文奔唐鄧允文不奉詔。秋七月乙酉

召虞允文還以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丁亥  
洪遵罷。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

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  
折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八月

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胡  
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

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三

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

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  
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

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  
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

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  
謂王旦曰我茲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

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  
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

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

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  
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  
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  
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  
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  
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  
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  
如此憎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  
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三

四

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  
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  
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  
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  
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  
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  
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

索歸正人  
是數中國  
二變上兵  
伐謀至末  
無一人能  
伐虜謀者

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  
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  
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  
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  
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媵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  
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  
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五

能作痛快  
之言不徒  
效精密之  
算宋謀也  
能問外有  
殊功不能  
使朝廷不  
中制宋師  
武臣也征  
薰蒸共而  
不具水火  
沸而不知  
宋人主之  
用人也

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鬻不必耻獻納不必  
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叩壁叩壁不已必至與櫬與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  
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啣璧與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庚辰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辛巳張浚卒。初浚旣

去朝廷。遂決弃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六

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字德遠。綿竹人。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異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

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  
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  
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  
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  
及亮也 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  
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  
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  
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  
加兵帝善之 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七

水利

鄭作肅

許尹

姚憲

劉唐稽

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  
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  
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圍田濬港瀆詔湖州  
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愔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  
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 金以完顏  
守道爲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  
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  
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江浙大水詔陳闕失監察御  
史龔茂良上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

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關。今進退一  
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  
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琦  
曾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尋遷右正言。會梁  
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勳  
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  
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其謚。九月辛丑。以王  
之望參知政事。時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賑貧

民。龔茂良上言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八

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曾覲龍大淵害政  
甚于梁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人。非它近習。比且  
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  
謂李泌人言虛杞。奸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  
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  
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癸卯。湯思  
退都督江淮軍馬。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  
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弃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  
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  
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為都督府

如誤此獄  
獄亦當空  
言不弃地  
者有幾人  
哉

全才文國  
書

便殿入對

參贊軍事 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

未如式弗受 丁卯賀允中罷 庚午詔曰朕每聽

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

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

於治 辛巳金兵復渡淮 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

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

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

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

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

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九

借國書不

如式為名

劉寶不終

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

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以犯楚州都統

制劉寶弃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

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

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

州由清河入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

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

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歿此得脫者歸報

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

劉寶被獲

張觀

劉夙

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洲都統制王彥棄  
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  
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  
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

思退罷尋以尹穡晁公武論其主和誤國落觀文殿  
大學士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  
湯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奸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

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  
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

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籛以濟大計思退行至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十

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浚以雪耻復  
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言始終不合 戊戌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

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

以見減拜賜坐 庚子遣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

夫尹穡分詣兩浙措置海道贈魏勝寧國軍節度使

謚忠壯 辛丑以錢端禮僉書樞密院事壬寅以虞

允文同僉書樞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乙

巳以錢端禮權參知政事閏月甲寅陳康伯入見詔

間日一朝許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畧

丙辰周葵罷 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壬戌

詔罷胡銓尹穡丙寅召韓仲通以沈介爲湖北京西

制置使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

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

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

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

王抃旣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

子王抃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辛卯以

王剛中僉書樞密院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十一

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

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

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

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丙申詔曰比

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

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

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

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

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裁丁壯有係累之苦宜

惟蕩條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

欲人不知  
莫若勿為

通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遺此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  
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公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是春湖南郴州宜章縣盜李金焚掠州縣討平之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孝宗二

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三

起乙酉至己丑凡五年

孝宗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圜丘

大赦改元先是洪适為太常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

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

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

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等工鼓負不應經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一

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數

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

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擬金擊

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為

緡錢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

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

郊祀合用節奏樂工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

輪應奉更不添置辛酉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

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

招討司 庚午詔館職更迭補外 召提舉太平興

木  
有  
氣  
節  
而  
立  
明  
党  
者

國宮陳俊卿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少有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上然之。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

二月丁未陳康伯卒。康伯字長卿弋陽人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不起。

三月甲寅太白晝見。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

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癸亥黃祖舜卒。祖舜福清

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裁抑冒濫。嘗進論語

講義詞理明粹。亦有足稱。謚莊定。魏杞還自金初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二

使命

魏杞

黃祖舜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  
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  
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  
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  
禮而還。帝慰藉甚厚。是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

州縣。官軍討平之。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

等入見。乙巳吳璘入見。五月壬申。吳璘判興元府。

丙子宜章縣盜李金等復作亂。朝廷憂之。以劉琪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

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

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琪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琪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琪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琪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

宋紀

孝宗三

三

剛中字時亨樂平人自進士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唯讀書著文爲樂丙戌以洪适僉書樞密院事适拜僉書帝謂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如同班奏事秋八月乙酉立鄧王愔

皇太子愔

爲皇太子大赦愔帝長子也丁亥虞允文罷己丑

以洪适叅知政事葉顥僉書樞密院事癸巳錢端

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急太子愔夫

唐堯封

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即相當引共政

出後卿

胡明

俊卿斥之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戊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論虞允文阿附罷 九月甲戌以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壬辰上御大慶殿冊皇太子 乙巳淮北紅巾賊踰淮劫掠知楚州胡明擊殺其首蕭榮 十一月辛亥招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近習武臣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場以助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卷六十三 四

軍餉帝以問顥顥對曰蘆場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為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帝大悟即詔罷之顥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以塞責俊彥惶恐免冠謝始釋之時謂顥此舉有申屠嘉辱鄧通韓琦竄任守忠之遺意云

葉顥風力

二年

金大定六年

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

還復業之民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

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  
可得六萬五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  
餘萬畝合而言之爲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  
者減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  
別貯之 二月丁丑罷聃貽屯田賑兩浙江東飢  
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  
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爲宰輔數年  
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三月  
辛未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  
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五

夏四月庚辰詔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

乙未汪澈罷澈在政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

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其自奉  
清約賤貴弗渝 五月庚戌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

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僉書樞密院事 癸

丑太白晝見經天禁浙西修築圍田罷修建康行宮

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戊寅詔制科權

罷注疏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知秀州孫大雅

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

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海旁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扉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于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肺并澱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肺及申港。明年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秋七月已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甲寅。以鎮江都統制戚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六

方為武當軍節度使。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為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顥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既入樞府。乃劾顥。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顥乞辯明。及顥罷。參樞上下其事于臨安府。命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顥赴闕。帝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九月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

犯賊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

冬十月己卯。蠲諸路酒坊逋賦。

十一月。以陳俊

卿爲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俊  
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  
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楊存中卒  
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  
史稱其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遇大小二百餘  
戰身被五十餘創未嘗大敗蓋亦帥臣之傑然者也  
但其時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  
就以此推之則其憂時體國之意未必深切張絢王  
十朋陳俊卿相繼論列殆不爲無謂矣 十二月己

卯以葉頤知樞密院事甲申以葉頤魏杞爲尚書左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七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頤首薦汪應辰王十  
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晬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

從臺諫上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

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

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頤曰誠如聖訓但今日

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

隱上問爲誰頤以龍大淵對。以蔣芾參知政事陳

俊卿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

士大夫多出其門俊卿與大淵等公見外不交一語

大淵等納謁亦謝不接 庚寅詔置制國用司以宰

陳之茂

芮晬

林光朝

宋大勅正在此

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帝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三年

金大定七年

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官曰獄重事也

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宰執探取旨意以爲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人真於罰罔攸赦 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爲江東總管曾覲

爲淮西總管甲戌大淵改浙東覲改福建覲怙寵擅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卷八十三

八

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 辛巳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丙申帝從大

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 戊戌直秘閣石敦義犯

賊刺面配柳州籍其家 三月甲辰帝從太上皇太

上皇后幸聚景園壬戌伯母秀王夫人張氏卒 夏

四月癸酉帝爲秀王夫人成服於後苑 戊寅以吳

璘知興元府充四月宣撫使 五月甲寅吳璘卒璘

字唐卿玠弟也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玠守蜀二十

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仍議謚  
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  
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  
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  
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甲戌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時吳璘卒議擇代  
上諭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  
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  
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  
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戊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九

寅以虞允文仍知樞密院事尋又充四川宣撫使帝  
親書九事戒之辛卯皇后夏氏崩謚曰安恭秋  
七月乙巳太子愔卒謚曰莊文閏月癸酉權攢安  
恭皇后于修吉寺丁亥戚方落節鉞信州居住

八月丁酉內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瑜決  
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潭州安置籍  
所盜庫金犒軍朱熹如長沙訪張栻道經昭武謁  
黃中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熹自以龕厲猛起之心  
恐不足以當其溫厚和平之氣先以書請納再拜之  
禮而見之旣乃見栻偕登衡岳而還栻贈之詩有超

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之句熹亦有管我抱冰炭從  
君識乾坤之答乃知其徃復而深相契者盖有在也  
九月戊子太白晝見 冬十月戊戌修真州城庚

子定內外薦舉改官人歲額 十一月丙寅合祀天  
地于園丘戊辰雷癸酉葉顥以帝親郊而雷引漢故  
事上印綬罷相提舉太平興國宮魏杞亦罷顥至家  
不疾而卒顥字子昂興化仙遊人簡易清介與物若  
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  
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巳丑除未熹樞密院編修辭  
不至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治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十

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  
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俊  
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

在左右罷之

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

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  
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  
不成若奔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  
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  
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  
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

以爲漢高帝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金出蒲察通爲肇州防禦使。時通爲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爲避忌也。

四年

金大定八年

春正月戊辰。籍荆南義勇民兵。增給衣

甲。遇農隙日。番教。

以辛。弃疾通判建康府。

壬午。

奪秦墳。秦堪。郊恩蔭補。

二月己亥。以蔣芾爲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乙巳。以王炎僉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

見。三月庚午。以晁公武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己丑。

四方霧下若塵 夏四月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

實錄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 江東路營田令見佃者減

價承買 崇安縣飢值浦城盜發崇安人情大震朱

熹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

冬有年民願償粟于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

籍于官社倉之法始此 五月丙戌行乾道新曆帝

以近世曆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彼

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六月辛卯朔

太白晝見經天辛丑五星皆見 丁巳召興化軍布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十三

衣林彖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 秋

七月壬戌以劉珙兼參知政事 召建寧府處士魏

揆之赴行在揆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

被召辭謝不獲以布衣入見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揆

面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 因極陳當世之務勸

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

賜揆之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揆之

請黜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猶當使之通習

世務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何裨實用其諸政事有

救荒

王淮

曆

林彖

魏揆之

既不用其言何必召其人

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章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 秋八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劉琪乞罷琪忤帝意旣而琪以擅興工役降三官放罷 庚戌

劉琪以繼母憂去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辛亥陳俊卿請罷政不許 住賣諸路未賣營田轉運司收租 九月庚申立內外將佐升差審察法

庚午限品官子孫名田 冬十月乙未臣寮言天下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字宗三

十三

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等差自今職事官必任滿方許求外未歷親民任使即未得擬州郡且授通判詔從之 庚子起復蔣芾爲尚書

左僕射以陳俊卿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終喪許之時有密旨欲令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

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十一月乙亥詔峽州布衣郭雍

赴行在 十二月甲辰減兩浙東西路明年夏稅和

市之半 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復三縣一十餘堰灌

漑之利及於鄰邦詔介直秘閣

西遼權國事普速

完與朶魯不第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

而殺之朶魯不之父斡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

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于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

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

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調兵恐不

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之計仍籍民

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

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

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十四

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

武計資歷指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

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

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

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中止二月壬寅以梁克家

僉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甲辰以王炎參知政

事三月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

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丙子賜禮部進

士三百九十二人是科得陸九齡楊簡沈煥彭龜年

黃裳壬子賜郭雍號冲晦處士夏四月壬辰以梁

黃裳

陸九齡

楊簡

沈煥

彭龜年

克家兼參知政事辛亥賑恤衢婺饒信四州流民

五月己巳帝以射弩弦斷傷目不視朝 六月戊戌

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

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

以爲爪牙明賞罰以彰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

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于

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 己

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 秋七月以曾覲爲浙東總

管先是龍大淵竄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

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十五

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

寢旣而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

之覲入見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

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覲怏怏而去 八月甲申朔日

食 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

時之選獎廉退抑奔兢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

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

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

士 九月辛酉詔淮東諸州農隙教聞民丁壬申命  
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忠義人耕墾官  
田 冬十月戊子賑溫台二州被水貧民己亥命饒  
信二州歲各留上供米三萬石以備賑糶 十一月  
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 丙寅爲岳飛  
立廟于鄂州 辛未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  
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夫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四

明賜進士前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四

起庚寅至癸巳凡四年

孝宗四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春正月乙卯修楚州城乙丑增築

豐儲諸倉

二月乙酉詔戶部二人分領諸路財賦

壬寅詔諭大臣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 三

月乙卯裁減樞密院吏額一百十有四人丁巳詔步

軍司權以三萬五千人為額巳卯詔兩淮州縣官以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繁簡易其任復置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

運使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為之 夏四月戊戌罷

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立朝多

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斲石池以水銀浮金

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

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

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

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

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甲寅裁減六部吏額百

五十人其餘百司三衙以是為差 巳未陳俊卿虞

治賦恤農  
導水破元  
內政頗修  
而不能登  
一汪應辰  
何也

罷俊卿

允文宜罷

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 已已陳  
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  
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  
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  
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  
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陞猶勸帝遠  
倭親賢修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丁丑知湖州曾

造犯賊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 夏相任得敬脅其

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初仁孝之嗣

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乃仁孝外祖抗禦有功遂相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二

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  
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  
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  
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  
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  
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  
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  
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  
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  
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

金却夏貢  
不許分國

乃謀誅之。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閏月戊子以起居郎范

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益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相檜十九年以此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

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三

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旣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洵洵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啓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糞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

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聯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四

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北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

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  
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  
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  
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  
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  
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  
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癸  
巳以梁克家叅知政事。甲辰辛次膺卒次膺字起  
季掖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  
妄受。六月壬子申嚴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之制。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五

榮國公挺自東宮出居外第。秋七月辛丑復置御  
前弓馬子弟所命吳挺兼提舉。賜岳飛廟曰忠烈。  
是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八月

庚戌虞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  
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浸  
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歷練庶務通知古今  
庶無後悔耳。夏任得敬伏誅。九月壬辰賜蘇軾

謚曰文忠。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  
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

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旣爲叔姪而受書

次復何須  
置局

余端禮

禮未稱。臣有疏。指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擲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略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觀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知成大忠懇。有大用意。冬十月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余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警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六

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感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是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覲而自立。皓覲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覲表言父遺訓。傳位于皓。金主乃封之。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七

一月遣趙雄等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十二月戊申大閱。癸酉罷發運司。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責永州安置。金安節卒。安節字彥亨。休寧人。筮仕。未嘗求薦于人。及自舉薦人。亦不令人知。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所著有周易解。

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

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

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

宴邦家非常之愛。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徘徊周覽。爲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虞允文復以冊太子請。帝曰。朕旣立太子。卽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以聞。金禁羣臣相饋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効。大驗。帝然之。二月癸丑立恭

立皇太子  
惇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八

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爲魏王。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惇爲國

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

三

月乙亥朔詔訓習水軍

丙子立李氏爲皇太子妃

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諸朝堂責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及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尚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

通鑑卷之四

宋紀

孝宗四

九

頭納榻前上色遽厲成大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願謂何邪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成大勾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旣而成大竟不安于位以集賢修撰帥靜江

夏四月甲子詔皇太子

判臨安府辛未進臨安尹太子與講官商較前代時

出意表。講官自以爲不及逮。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情僞。帝數稱之。五月丁亥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

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庚寅金葬欽宗于鞏洛  
之原以一品禮 丁酉詔廣西帥臣措置南井州市

馬是月遣知閣門事王抃點閱荆襄軍馬 六月已

巳賜吳璘謚曰武順壬申詔兩淮墾田毋創增稅賦

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為樞密使四川宣撫使炎言

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

史炤上堰法獲降敕書刻書堰上紹興以來戶凋

踈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

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盡

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十一

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 八月丙辰詔兩淮民

兵勿輸丁錢 九月壬申朔以江西湖南旱命募民

為兵 朱熹劾立社倉于崇安 冬十月壬戌金使

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

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

節就見天錫沮退癸亥會慶節金使隨班入見 金

主雍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

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

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

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

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十一月甲戌。帝御集英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賜李廔制科出身。十二月庚申。詔閣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對。臨安尹周淙以獄空聞。詔曰。畿方千里。俗具五民。趨利者率多巧僞。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閑之以義守之以信。求圜圉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上嗣尹。正是通鑑卷八十四

宋

紀 孝宗四

十二

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疏闊。刑罰用稀。今焉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來上嘉歎。不忘自是。屢奏屢獎。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見管營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官莊。梁克家亦言戶部賣營田。率爲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可得五十萬斛。

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庚午朔。班乾道敕令格式。二

二

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罷左司

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

李衡王希  
周必大莫  
齊

陸九淵  
舒璘  
呂祖謙

試知袁州。試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  
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癸  
丑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  
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暉草制權給事  
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丙寅  
以曾懷叅知政事。王之奇僉書樞密院事。三月戊  
子詔省侍中。中書尚書令員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三百十九人。得陸九淵舒  
璘考官呂祖謙。謂九淵曰。未承教。僅得傳聞。一見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十四

十三

高文心開目。明知爲江西陸子靜也。已酉殿中侍

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  
翼日復留。出之敏提點江東刑獄。金右丞紇石烈

志寧卒。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

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

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

後。未有如此人也。朱熹以司馬光資治通鑑。做春

秋例提綱。以光所編作目名。謂資治通鑑綱目。五

月丙寅立宗室銓試法。六月壬寅。蠲兩淮歸正人

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官。

李彥穎  
林光朝  
王貞

有差 秋七月辛巳罷淮西屯田官兵募歸正人耕佃 姚憲曾覲使金還所請受書事復不從 癸未

以曾覲爲武泰節度使 金罷保安蘭安摧塲金主

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

用也命罷之 戊寅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初帝命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

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

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故有是命仍進封雍

國公己丑賜允文家廟祭罷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

決策親征令允文治兵竣報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卽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十四

殿門乘馬持節而出 冬十月丙辰罷借諸路職田

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福建二廣湖南八路官

田時營田及沒官田皆稱官田令民承買 十二月

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 戶部侍郎

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

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

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

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

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

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未利於是詔獎諭

判寧國府魏王愷略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畜洩不病而皆為膏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鬪齧從昔善壞卿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歎嘉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

十二所 金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

九年 金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王炎王之奇罷乙亥以張

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復鄭聞僉書院事 戊寅遣司

農寺丞葉翥等鬻兩浙諸官田登聞檢院張孝賁等

鬻江東西路四川諸官田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

廣鬻官田錢四百餘萬緡 閏月戊申以久雨命大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五

魏拔之

理三衙臨安府及兩州縣決繫囚 魏拔之卒拔之

字子實建陽人初名挺之字元履自少時已有志於

當世晚而應召以起謂可以行其學仕不半歲而不

合以歸君子惜之 二月壬申蠲江西旱傷五州逋

負 丁亥特贈蘇軾為太師 二月甲午禁井界博

易銀絹 丙辰復分淮南安撫司為東西路 夏四

月巳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巳丑戒飭監司守令勸農 秋七月金復以會

寧府為上京 八月丙子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

能預興水利為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

之灾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一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眾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潴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十六

馬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 庚子命盱

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金使不從 冬

十月辛未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

借而外濟以和前月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

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為

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 甲戌以曾懷

為丞相鄭聞叅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

院事 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改明年

為淳熙元年 十二月甲子沈復罷乙丑以姚憲僉

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四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孝宗四

七



09955

